



答謝侍東

萊子一語伏臘三十所矣干膽左右鱗羽濶疏不謂雅念之與樸烟合也門下司理奉法霜臺抗疏臣子所能已此矣樊蠅市虎不自今日風波畏路疇能自保門下何尤焉禦倭七事籌無遺畫此論一出人其舍諸上不上無論也若及別揭似宜置之夫君親一體命之東則東西則西名實何常呼之牛則牛馬則馬且吾丈方爲蟄淵之龍奮其翼有時諸公正如負嵎之虎觸其怒無益弟非甚恃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四

三百六

知已不敢爲此言矣丈以爲何如

與田守道

伏讀宋公祖及老公祖所檄邊海郡邑守戰之備可謂勞心焦思不啻痍瘵之在身矣生是以酌人情相土俗罄一得之愚爲瓦全之策列三條上請一近選鄉兵而無養兵之費此亂之道也平居枵腹而眈目臨時其誰肯竭力而死守竊意不急之存留無礙之庫藏皆可借用卽不然敝邑三萬戶矣計每三十丁選壯一丁可以得壯丁千名而令

二十九家爲此一人置器械出工食亦可爲也顧
官未必行而無端言之則言者爲怨府不奉明文
而有司行之則有司亦爲怨府宣示固在上之人
矣一承平旣久不但民不知兵雖武弁亦罕有知
者第較而論之畢竟兵機敵情爲武弁之所常談
民間不如也今卽墨營張守備雖稱忠勇得士心
然謂之游兵不得城守似宜于附近衛所中除見
任官各守信地外擇其閑住而曉兵機者委任一
員以爲鄉兵之提調苟倭至而保全城池則叙功

重用倭不至但備禦可觀亦足覘其謀畧皆在重
用之例以此歆之人宜有盡力者似可行也一敝
邑倉穀有餘不幸而被圍足支數月所不足者草
耳向者亦嘗奉明文斂草怨聲載路以白而斂之
如奪之也查得邑例每墾荒一畝納穀三升今穀
旣有餘矣似宜暫從權宜以草代穀各准時價刻
期徵入而擇善地敵人火射不及之處積之更設
吏防守嚴爲禁諭如京師薪場入火者死之條庶
無敢犯乎似又在所可行也以上三條皆爲城守

者計至于女媧之屯成似可稍增卽墨營之應援似可宿戒亦知門下別有勝筭不屑于此以老親憂惶有不得不求濟者謹獻其愚垂亮幸萬

與修生憲

來書所述縣審之詞真僞已辨此惕中吉之時也伊雖再訟祇自益罪無損於汝豈有縣不可誣而郡獨可誣者乎易之訟曰利見大人貴郡之沈謝是也大人者君子之利小人之不利汝何懼焉如必欲重敵人之罪以禁其將來以快一時之忿心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六

三百五十五

此左矣以惡禁惡惡乃愈肆而不可止以仇敵仇仇始日深而不可解蓋汝之先世以不能忍而蹈此弊以至今日矣今尚不鑒之乎雖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非出生事然揆以彼險此健之說則非一人之罪也荀子曰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而與小人相校也豈不過甚矣呂東萊曰見婦小人越宿而已忘見非於君子百世而不泯柰何以君子校小人且不忍小人之辱而厚取君子之譏乎凡讀書者不必

皆顯榮而有顯榮之理卽訟者不必皆縲紲而近
縲紲之路吾竊怪子之始而慮子終之矣何也人
雖辱我可忍也人雖甚橫逆一不報可釋也今不
勝憤忿仇讐相尋夫仇人在傍日夜羅織終歲傾
陷人則知其奸矣能必官之皆見察耶一不察焉
危道也姑毋論危不危以子之才真可取功名如
唾手者乃日與二三市井相搆疲精神於無用之
地惜哉才也嚮者不鄙辱相從游維時吾子爲文
不在諸生後今諸生相繼中者幾矣子獨無激勵
之意乎尚及亡羊補牢之時爲濟河焚舟之計是
所深望云

答黃梓山

月之前姚公子季曾以片楮上謁姚公令吾邑霍
也甚於蝮鷲焉其流毒至今卽如之人亦欒盈氏
所謂戮餘者生獨引而進之微直楊五叅相託之
故此莫非仕宦者之子孫也其父滿載其子行乞
亦足令我輩猛省矣文宦遊幾二十年蔬食不飽
生兄弟每心欽之用取法焉天其將昌黃氏之後

乎吾有所及觀之也丈嚮來福履佳勝得之使人
爲悉足用訢慰夫天下事所虞者唯是精神弗克
負荷耳是以四十曰強而仕苟強矣無繁劇也吾
丈以爲何如家弟狂躁賈罪其克遂東歸少申定
省亦是罪故之以罪似無負於家弟也若夫復出
之期則我不敢知卽家弟亦不自知敢拜垂念之
辱

荅謝侍東

頃者靄霖作苦河伯助雩沉溝塍于深淵浮爛禾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五十八

三百十九

于木杪鄉居水國之間人釁排牆之下東土元元
雖曰幸免于倭斯已慘矣台札所稱去兵就粟允
矣上策溝壑全活必此焉賴顧未卜方是時有粟
之可就否卽有之亦周禮荒政中所謂勸分者也
分與否在民蠲賑與否在上此皆未易言者曷以
故蠲者蠲其租也凶荒殺人寔戶爲甚而租多出
於素封右族藉令隨荒輒蠲民尚有不盡沾恩之
歎而况未必輒蠲乎雖然蠲或不能遍貧而亦可
以安富富之安貧之保也其道在速而已矣故速

蠲之利倍賑不速蠲之害雖賑無所用之請言其
槩昔者唐劉宴爲政郡縣雨雪旬月以白苟見荒
端應期蠲助以故民不至流離今山以東百八郡
縣不佞不能悉知卽如卽墨今年所輸之稅乃上
歲之稅也往者亦嘗有荒時矣本歲雖荒而上歲
未嘗荒則吏胥以此藉口曰俟明年蠲之明年賑
之其言本歲納上歲之稅是也其言明歲免今歲
之稅亦是也誰與爭辯哉以故雖有蠲令徵督如
故馴致狼狽帑金乃發夫後所發金非前所徵金
耶今朝廷蠲賑之令尚不可知然民之困窮極矣
門下慚念痾瘵兩臺倚重勸分計必得之于下蠲
賑計必得之于上不佞是以敢布杞人之私陳往
轍之覆爲桑梓請命門下其亦憐之

與徐鍾嶽

恭惟門下淑問清望孚於朝野朝野仰之蔑不如
景慶山斗者其爲東海之福曜可知也夫洋洋表
東海則太公之遺風在焉鷹揚之烈千古如覲匪
門下其疇振之今海寇歸巢戍人息肩乘此閒暇

正可以講求防禦之策知門下業有定筭矣東人
芘蔭寧有已極大抵借兵于鄰無益緩急宿兵於
郡難爲糧餉而登萊日本正相對峙乘風汎舟頃
刺而至又非可探聽而始爲備者故不佞嘗以爲
諸縣武備宜無如解大紳民兵之說豫選其精籍
其名稍以一二月餼廩給之而仍散之農卒然有
警一呼畢集夫兵在精在將得其人耳名之兵則
兵豈必其非民哉但此一時也或未可驟行耳門
下以爲何如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

三十三

與沈東霍

門下颺歷中外垂二十年訟獄息而庠序興所至
爲烈唯是恬如穆如而忽已顧化矣則真誠之驗
也有爛福曜赫臨東土彼昔人知有光明燭耳門
下真無足繫華比灼逃亡之屋寧患不炤是歲也
饑而不害庶再覩乎齊棠其殆可復發也夫計流
孳所以計島夷故藩屏丕績保釐其第一義門下
計之審矣敝邑自辛巳至乙酉凡五歲之間烈婦

三人大江氏實倡之小江氏繼之大江氏之弟婦

周氏又繼之皆餓而死中間小江氏已經特請大江氏止於類題頗不愜輿論然而猶在旌表之列也乃周氏遂爾泯泯其故起于敝邑教官陶姓者先是嘗與周氏夫江孝廉有隙及江故而周氏殉邑學具呈請申陶遂捏造謗語暗投學道學道駁斥切責之陶大惶懼轉報復爲自完之策以爲此之節義成則彼之官壞故上自學道吏胥下至府縣禮房無不厚賄屈膝囑之者於是官雖欲行吏率以不敢耽爲說吏本地人也至不敢耽官能無

疑乎然考陶所誣揭者二一曰無子而不勸夫娶妾夫孝廉之子係亾弟婿乙酉年九歲其女字今平度崔鴻臚乙酉年且嫁會一時不幸相繼病殤周氏能逆料其無子而勸之納妾耶且孝廉故時僅三十有七耳豈前此嘗汲汲有廣嗣之意乎鄉鄰姻戚未之聞也陶子獨何從而聞之一曰不孝公姑計孝廉以廿二中庚午鄉試甲戌會試丁母憂其父故東安知縣也時年七十餘好佛庄居未嘗再娶然則陶教官未任之前江氏失姑已十年

所矣豈非無兄而盜嫂之謗乎此等妄誕甚易辨
白顧當事者既疑於左右而陶子復多請當道書
以自爲之地勢不得不已之也今值老公祖在上
敦崇風教又當久而論定之時儻于學憲周老公
祖處毋惜一言覈實奏請所伸人鬼之宿憤實多
矣

答陳芸窓

門下首衆倡議如期受事有耿無曠動與戾隨宜
辯章之再三上未已也顧理有屈信數有利不利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一

三百一十

理誠信不必辯數方不利雖辯必不能自明是以
士人涉世不但反理又當反數反云者以理與數
皆在已不在人也卽如數旣不利矣不利於此
必且不利於彼數在已之身不可逃也人曷故焉
如必以戾然事不然尤人竊恐戾然事然此理之
誦過不在數君子所爲言數者其戾非也今尊數
想屬未甚利之時故與其有他戾寧以此戾雖戾
其猶有幸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是以
無入而不自得焉丈不啻洞之矣饒舌罪罪

與陳芸窓

客歲辱承翰貺隆情厚誼總屬破格而又詢及家弟所以外補惻然手足之戚也家弟卽淪落無復天日之望敢不羣百口戴之乎近聞之吾鄉江成宇文言其部議以東事不繼頗思及家弟止救朝鮮一疏稍稍是之是不是未易言也然可見當是時少此議不得矣家弟於上歲閏月丁先伯母之艱其獲侍湯藥含殮益皆以擯斥之故豈謂非福不敢勞知已故人垂憐念也弟之子於先伯母丈在明歲仗苾幸兩全也

與劉薇垣

吾丈數年以來政績明茂令譽蔚流二三兄弟相顧色喜每燕閒狎語屈指月旦尚謂相君之政宜冠天垣相君之面乃凜凜有霜臺之氣懼以貌取人者或以驄繡見迫吁乎廼有是耶語曰孰爲爲之誰令致之三復斯言令人短氣此所謂莫之爲

而爲者也弟得報之夕心悸欲絕快快之私靡測
從來固知垂死病中驚起坐元氏非虛言其明日
相與推求稍聞梗槩維時黃守玄年丈在選曹弟
卽亟詣其第白之弟不知其他但以理與辨蓋漢
昭之憫霍光曰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得
知之以彼所稱受揭登簿旋卽裂去此非丈之所
與知明矣逮確齋年丈在省中時頗善選君曾託
之緩頰聞已得解今選君雖復易位公論殊彰彰
也不情之巖昭雪有時遺弓墮甕寧須再問要之
前塗當無礙耳夫造化乘除達人委順疇知失馬
之爲福疇知固緘之爲亡願丈繼自今唯命之信
命在我升沈顯晦人不得而操也弟以上歲十二
月聞先伯母之變圖歸未獲幸而窻窻之事卜以
明年歸不冬暮則春初矣貴同寮入覲尚得聞起
居此不喋喋

與尹中丞

廟謨不固我軍內疑海外之供未知底止所恃門
下朝籌充國之策夕營鄼侯之業表裏兩顧齊魯

三輔之間遂以無虞厥功隆隆被社稷矣六月初
獲奉復書仰窺壯猷已持勝筭而慷慨擔當真令
人激昂而增氣則所以策勵三軍者可知也頃鄉
人至聞台旌親臨海上駐敝邑者三日此雖不專
爲敝邑之故而敝邑徼惠多矣搖搖之衆思大定
依依之客夢亦穩竊自計弁德之私辟人之於蒼
蒼也卽生成無心其寧能不冰盥祝之非謂一盥
一祝之足報生成亦以明此心耳聊附鱗羽以比
盥祝之義伏惟願精葆神益爲東人造福以究生
成之德臨楮瞻戀

答楊錦溪

方今治平之極人情相爲體貌相惜漸於媮惰矣
每傾耳神明之政未嘗不肅然拱嚮也夫古者將
相之選皆于守令是以千萬人之吏厥撰卿相賢
守一人勝兵三萬人無加焉適者門下旣徵其一
矣其爽其二乎則皆以今日之治基之也不佞屬
有天幸徃者旣獲同朝近者復親以其身臥遊寢
處乎愷澤之下乃兩交臂而兩失之何也內忤積

襲不可勝道已茲於嚴程之發敬馳一力少布歉
思且國家黜經事之任任門下可謂知人可謂深
慮第我與賊共一海也大海汎舟惟風所泊何必
彼能至而此不能至且藩籬可竇亦賊之利不必
門戶乃始闖之彼重地也入而與柄事語
願一及之

與朱鑑塘

門下於斯道妙契真詮親承正脉不佞所願操筆
從之舊矣曩者燕市交一臂而失之不任大恨留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六

三〇一

都清化殊膾炙人口不佞竊嘗私語以爲門下之
撫頑民銷逆謀于唇吻揚晉庵之視京營起積弱
於膏肓斯皆所謂冥冥之功有用之真儒也敢遂
以質之將世必有謂不佞爲知言者敝座師許相
公御書樓事未知究竟竊大段許氏自以不辯爲
高而朝廷宜以優故舊爲厚門下所以處之必有
道矣倘亦可與聞否旆旌北上屬不佞以病行未
及面晤茲因便羽布意伏惟諒之

造化奈我何方寸如虛空此殆樂天有見之言不然揣摩想像決道此語不出所以樊蠅市虎千古隕涕而達人視之不啻浮雲游氣也不佞初得門下報方食失箸憤懣上噎嗟哉世路險巇至此乎因誦元微之病中驚坐之句聊借古題寫意一首爲門下志感已而自惟此自鄙懷劣觀若此耳於高懷何有然微之之驚坐自不妨樂天之空虛何如賤恙近百日矣尚然伏枕一水脉脉後邁難異此時此情慘於割袂對泣也爰馳不腆少見寸悃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七

三百三

伏惟鑒原

答胡充寰

遠辱芳訊重以腆貺誼殷渥矣每見諸太老先生間自言其筮仕之初三載之內雖妻子累數月不暇一語精神知慮畢聚于官用能厚其基以大有所就故疲邑未必非福也不擇險易而蹈之古人以爲忠之至雖因陋就簡何傷乎宿逋帶徵每歲三分此洪永間例大要以新稅爲本務其宿逋止視國用之緩急量民力之厚薄定其分數使民無

駭則事易集夫使我之所爲攻若茹淡勞心焦思者誠信於民而諒於上卽無論事之集弗集非咎也以公之高何難洞此聊漫及之云爾

與劉厚吾王懷泉

周再周身後事蒙丈高誼測念同袍桑梓之雅委曲經紀俾枯骨不至暴露孤寡不至流落此真所謂施恩於不報矣適其介來言勘合夫馬不足爲用修塗徒步少婦弱子不任也擬顧募則無餘資坐

羈於此必且有枵腹之患意欲控之門下而感門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八

三百五十六

下深恩厚德自謂業已過望業已受之跼蹐不自安不忍更發頰也弟謂此事丈旣注意必須左提右挈還之故土以竟大惠再瀆爲嫌萬萬無之輒草此達上儻過垂清聽許弟具聯名帖如所列同鄉單內者以祈於駕部稍冀加益此外如更不足則煩轉白貴同年俚老公祖丐一馬牌此盛德事也想俚老公祖無不從者又方今風俗薄惡再周之計朝至夕有凌之者矣登之道府而下渠欲各乞一言以希矚眄其言亦聯名致之如統賜金諾

弟任爲書矣

與登州道尊孫郡伯徐總戎李蓬萊令宋

島奴鄰震宿重兵於牟子者累歲氓氓戎錯雜門下
實懷且戢之以潛銷外侮以抒天子東顧之憂生
輩卽未望見顏色亦已陰受其賜矣感佩何如茲
周再周進士以謁選而來未選而死囊無一物至
出束帶冠服以質喪具幼婦藐孤煢煢悲咽令人
酸鼻生輩適曲爲經紀庶幾可以還故土矣第一
貴一賤人情頓殊况生死哉孤寡固易凌也東俗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六十九

三百十二

齊民之家視士夫如仇一遇物故訟田坂役喧焉
四起至旅襯入城一事廻其從來美俗慮今又或
有倡爲拒之之說者矣伏乞門下垂青宦胤噓思
枯骨俾客死之魄得歸正寢未卽斬之澤暫被衰
祚此何論激發轉移登俗歸厚卽輦轂之下當傳
誦高義永永無窮周氏之銜德不佞輩之分榮又
可知也誠知犯未同之戒所恃門下先得我心者
此衰歿之同然耳原亮幸甚

答孫小溪

來論爲避訪而求出仕爲出仕而費產以求速效亦一計也竊計訪誠宜避顧訪之來也一爲氣運不高一爲交遊非類交遊非類人事之失也人事者我可以絕之苟絕之而已出仕固可杜門山居亦可氣運不高時數之阨也阨在我命卽居鄉有居鄉之是非居官亦必有居官之是非今嫌居鄉之是非而以官當之滋舛矣且近時法網頗密居官若肆難爲久官誠欲久官終無富時也今先棄產以圖官倘異日官况不必盡如已意斯時也以

贖產則不足以官則已做過豈非兩失之道乎我爲親丈計當親丈此時門第非衰年又尚青若能自己養重循理守法且無論家道增盛卽二十年內安寧可保也待二十年後子已成立選期不廢產而自至加以識見老成可以用世用世數年便可歸而樂田園享餘福矣若當此時而急於做官做官而歸再有人欺何以支持與其異日以老致仕支持不如今日以未做官之監生支持世態炎涼有官未做足爲身重一做之後此身輕矣昔人

問文中子曰寧先貧後富乎寧先富後貧乎文中子曰寧先疾後愈乎寧後疾先愈乎嗚呼可以思矣

與鄭太初

貴同年賀伯闇至獲領遠教兼辱雅儀感謝公之無與俗同者三公之意如歉然者然維持雅道終必賴之其亦足以覘品格矣夫巨室之情難盡徇也要之有意與左於恕施亦未行所無事是爲得之卽探使亦然能使彼爲我用者高手也公才誠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一

111011

與左雲樓

敝年家王希老都諫批鱗被譴想已聞左右今其尊眷先發候諸貴治境內而都諫公方在生死之間諸縉紳旣爲都諫公憂不虞於此又爲其夫人慮資護於彼因冀年丈地主一爲之處以分此慮而託弟轉懇錢青文致之弟以爲誼在手足而必待轉致則自外於愛事屬名義而不効一言則不齒於士是以不復聞於錢丈而徑以爲請知丈篤

義優厚自爾邁格無俟弟饒舌也

與吳節菴

適讀大疏見黃州守事蓋彼以清操而見鬱抑故至此也近有對別駕者自部抄得考語有手足不能動履等語因自至撫按處舞跳自明已而舞跳吏部堂上竟得改考語之不可盡信州縣也如此丈自明炤覆盆之下要之太詳亦不爲過云

寄馬心董

都門一別景物忽又鮮妍蘭署餘香霑染彩衣長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一

三百全二

春之酒足介北堂致足樂也唯是懸鑑持衡朝方有待家園展慶恐不能久駐台轅也向者舍親歸經貴邑適邁綠林之厄夫甌已破矣訟焉何益徒累境內之人而彰已之不能順受耳聞其已有所控幸爲弟亟已之更致意邑父母向者之控非弟意也

答劉靜臺

悲鬱杜門忽聞臺下使至不覺肺肝俱碎涕零如雨嗟乎無祿弟已作黃泉枯骨迺尚塵青雲知己

提攜惓惓耶因而爲弟位讀台札於其前嗟乎弟
乎尚憶去春從知己宦遊外託屬吏之名內結手
足之懽乎尚能作詩以謝仁兄遠訊之雅乎仁兄
厚德百口難弁死者有知自當效啣結於再世耳
魏撫臺趙按臺處不佞此時愁思苑結未能稱謝
願仁丈於便中道之不佞蓋自九歲無父母也撫
育教誨雖曰伯父母之賢然向無此賢弟其能內
而遂一視之慈外而四十餘年人竟不知其爲從
兄弟耶心曲之言聊爲仁丈一吐臨楮哽咽

答邢崑田

大賜屢及芹悃竟闕方在赧汗佳刻忽又下矣無
已之愛何以圖報生每恨秦奴餘孽代侮中國中
國迷於情形渠輒得志今詘指東征者從唐以來
不知幾代代不知幾人訖未有以其扼拊之長筭
防禦之要領遺後人者讀茲刺倭固已在吾目中
勝直將取諸掌上耳是何但驅逐掃除赫烈一時
後卽不幸而遭此患惟是循故道因遺策戰必勝
攻必取矣真萬世之功也此內自當藏諸圖籍之

府外自當與九邊圖四夷考並傳於世生奈何而私之不以示人惟豪傑然後識豪傑世有識者誰不賞卽有忌者掉空舌而咋之以此實錄彼自捫矣且生反覆此刺無論前箸石畫盡瀝心血卽斯圖也精神真包括於華夷之外精神又不知幾往來於華夷之中難矣難矣况其冒矢石而費尋討哉敬琛襲之以見名世之業之一節

答胡隆宇

公久勞於外當事者念之矣大抵俟河之清人壽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四

三百九

幾何欽召之謂也涓滴之泉衆瓶環伺推擢之謂也故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忠之至也夫擬足排跡如其初步齊和轡策勿怠勿躁此所以處末路之難耳公尚慎旃哉

回馬誠宇

辛卯春從焦丈處得觀寫本焚書弟固已雅慕其人矣其書不能無駁要之各吐所見且夫宰我短喪子禽非聖并列孔門不失賢譽何也其不可及者自在也柳下坐懷伊尹就桀孟氏定評皆曰古

聖何也其可信者自在也台諭爲能俟百世不能
諧當世然哉若以爲不信丈而因以不信所友恐
人未必知爲丈所三千里外遠迎之友也若知之
則忌者之口不能入之矣要之此等此時皆可付
之一默惟靜聽徐俟完璧而歸上計也高明以爲
何如

與徐公

邑令隕於宵人之手黃河也而竭澤此皆天地非
常之變從古之所未聞者也挽回之道臣子徒敝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五

三百〇二

吾而拊心無益禍亂之來也無日三尺童子知之
矣然弟之所望於丈者姑無以力爭也在易屯之
五爻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願丈思其所以爲
小貞者泰之上六曰勿用師自邑告命願丈圖其
所以爲告命者蓋大貞用師而可天下必有治而
無亂不得已而爲小貞告命之計天下雖有亂而
可爲丈幸汲汲卽無如天變何人事得也

答畢見素

今國家愛惜名爵銓曹失操柄計長令引領欽召

之典不啻候河清然則公轉雖未足爲優庶幾
令意氣稍新耳優之正不必今日也扎來謂聞曹
無所事事日與徐君以講業相淬此可謂善用閑
曹者今日之無所用正所以成異日之大用願及
斯時茂勉斯時亦未可常得未可令之容易邁去
也監刺二種附覽

與趙裕峰

弟嘗謂起家邑令而入爲司農者然後知糧道之
督責非苛起家郎署而出握郡符者然後知征輸

之不前非慢蓋當其邑令時不知國之用如此其
燃眉也當其郎署時不知民之急如此其懸磬也
以丈之敏如迎刃細如理絲千里之控計且辨以
咄嗟弟不爲丈多所足多者小民之心肉剝筋力
竭嗷嗷之狀丈自今得目覩而心惻之也征輸毋
亦從此少緩與今天下正科一雜科十朝寬一分
暮受一分之賜矣願我丈留意焉

與劉景老

寵命初錫邁格先駕維是愧荷高誼不覺饒舌然

見讞而氣浮適足亂清聽耳不謂一一留意如此也沂糧一查從此妄喙可息矣要之敝邑俗似稍澆起於民窮民窮起於糧之太重均地亦輕糧之一法也今新尹似能任此惟老公祖委任專一無使浮言搥之良民自受其福又實錄漕糧敝邑原以遠折解今本色之解才三五年間事耳每一人解輒一家傾至妄謂必有弊免以致貽累者倘溯查源頭以釋衆疑何如若國初營設卽墨以一制七良有深意改膠自壬辰始一人之見耳後軍士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七

三四四

以不便訟故爲調停之說藉口如台諭所云如墨果無衙宇乎前二百年安駐今防汛時安止也若汛畢可以還膠乎勅書又何以云外防倭夷內防草寇也勞山深百餘里向多草寇勅書或者指此第前之議遷在有事之時遷雖不當人不敢不從今之議復在無事之時復雖當人亦以爲可已姑緩以俟來者老公祖之見是也臨楮悚側

與李瀛洲

凡地有荒熟追糧有緩急不佞前謂荒地糧可以

不追者正恐追者在荒地緩者乃反在熟地也謂
生員優免可以緩追者正恐所急在生員所緩乃
反在百姓也何者敝縣自許父母均地之後派皆
熟地矣是槩縣之全額也自某年告准水災之後
除荒地而派熟地矣是熟地之全額也若荒地有
派乃向者署印柳西衙爲窮民留地之計故申諸
上司則曰准除矣便小民不至不耕地而納糧在
本縣則尚有派焉使民田不至以無主而見奪是
反覆皆爲民也歷今數年地容有昔荒而今開者
矣顧熟已有熟地之額也今又以百姓荒糧補之
是必熟額之外有溢然後可也熟額不溢則是荒
糧代熟糧納者誰則甘心乎若以爲荒既有派矣
安得無徵則不如踏勘而明白入之總成熟地民
其何辭荒旣不踏勘矣又不准其荒混而徵之以
故不內熟糧者亦混而託焉叫囂爭嚷不得不勝
之以刑此敲朴煩而完糧之效不覩者爲此也

與丁前溪

語有之葭葦之親甚於金蘭則門下之於寒家是

也論寒家輕於羽絮寒如冰雪而門下忘分垂顧
風聞而神結此之爲好金蘭匪密矣藉言葭莩者
夫有所託之也何以故諺謂中表十世或亦只本
枝之說非槩一族之賢者言也故門下亦直託之
云爾夫旣有所託之矣不如還其本稱之爲確也
適聞之孫濰洲氏稱門下之春秋向高在踰六望
七之間不佞媿守官京轂不克趨賀聊具小詩馳
見鄙意亦惟高明亮察焉

答朱平涵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七十九

三百八

丈之奉年伯母而南也弟每有羨心焉曰古人稱
一日之養三公不易乃今見之若夫終者人之所
必不免也所謂不死亦在乎後之人而藥含必親
寵贈有待夫何憾焉別諭事敬聞命矣第聞之同
狃相護同病相憐謗加於所似而不灑然變色非
人情也顧乙未時弟嘗遭此矣大段木不厭秀所
防在風士不厭修所防在魔風自外來者也與秀
相逆故可以諉諸人魔自己出者也與修相因故
可以求諸己夫士豈樂有是魔哉凡理所當爲乘

時與勢而爲之則修也但見理之當爲不顧時與勢而用爲之則魔也魔起於修心之勝故曰相固然與此旣曰勝矣勝則不能無偏未有豐於此而不能不嗇於彼者也然則魔雖始乎相因亦卒乎相反所以同歸於得諒也且諒自外來者雖諉之亦將自息自己致者雖辨之亦將愈滋何者辨者咎風所以風者咎魔魔者執理之當爲聽之者咎時與勢之未可爲故徒咎風不如反而咎魔咎風可以詘其口反而咎魔可以服其心此弟所已試之術未知是否試於丈質之也

與崔蘭溪

都門事不堪重陳哲人已作古人矣盛事亦成往事言之增歔歔耳老先生春秋高矣值此手足之變何以爲情佳貺爲不佞來者誼不敢槩卻若小侄孺子也詎克承大賻謹率之九頓以領雅意三肅以完重璧伏惟台鑒

答康侍御

讀大疏遼陽煢煢之狀戚然在目可與流民圖並

傳矣每見鄉國遇灾明知當賑賑未至而衙役見以爲家無係戀懼或逃亡錢糧不辦懼爲官累兼限而比升合俱盡及賑之至也無論銀之一出一入增減相懸卽前之糶穀辦銀值新穀尚賤出穀多而得價少又一比之間糶多而糶少其錢又倍待賑而買穀前數斗之直不能得今之一斗矣是百姓之苦也願丈留意

與李育吾

公抵任幾月矣大抵司理之職非以出入關人之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一

二百十

死生則以臧否關人之進退所以秩庠而任獨聖也每見居是職者率言理官如秋月言其光在夜也又曰爲理官者不可不讀陰符經言其察欲密也別職但言治人此兼保身言之故云然耳

上趙南渚

得教知老先生重念國計老成詳慎是誠何可輕議第老先生以大司農而持籌國運一以爲國計亦一以爲民生民力能濟國而國計重力不能濟而民生亦有重於國計者重民生所以重國計也

且如敝邑方六七十里彈丸之邑民之富足應差者纔不過二十餘戶而止以二十餘戶而歲一遭此倉差之累如遭湯火鬻田產貨子女率以爲常卽砥之至戚故執遭此而傾蕩零落者蓋已不啻數十餘家矣彈丸之邑易盡之生可堪此無窮之歲月乎且其差之重累雖在事外亦可身處而心諒之者如東西相距越在千里之外車無能運也不過領價而往糴耳以遠方之人領價而向千里之外稱糴此數不增而彼價必騰姑無論搬運那

移之費也且糴久而市棍衙胥因以爲利有彼處一錢而遠人一再倍而不能入倉者此之爲苦試一念之足憐耶不足憐耶且以砥一人言之是桑梓之私情耳敝府陳熙老公祖處心如衡執法如霜皆于砥從來未有一刺之通而獨於是事諄諄不置又上之而爲閩兵道公祖則於此事未告部之先而數次移文以乞畫于撫按者其藁具在可覆按矣又上之而方伯李公祖撫院黃公祖數次移文極殫心慮此以爲敝縣前告狀者之一窮

民而力能得之乎卽砥能得諸公祖之不憚經營
合謀如一乎卽曰諸公祖有地方之責不以上題
而其中或有他故此亦宜在所慮但以砥窺之是
役也成法難更一宜慮民情不便二宜慮顧是二
者皆無之蓋敝府之有是累也不自二祖始也不
知有何神手那移者於萬曆八年下之於縣縣負
苦而靡控控之府府以委之上矣上控布政布政
又以上委之部還復推委經今蓋三十年所而差
終不可已也法終不可不易也幸值老先生主國

計於上而諸公祖一時公議藉砥爲可以悉其情
以必得之於老先生此其查覆敝府之差所從來
在部來歷宜甚分明者旣可據以題矣而窮民實
赴部來訴原控有人何必撫按况經老先生批駁
行查者已經三次上下誰爲不知撫按公祖不可
謂不耐煩矣若再不行是使諸公祖不復盡心於
桑梓也宜題者一若以爲民情有不便乎不知以
遠方之人而糴近地之米其勢費若以本地之人
任其事米可易金而有預備待時乘賤先糴之便

其勢半做邑之費而所獲之息倍之彼求之而方
唯恐不得此推之而方唯恐不去况京運草料數
適相當而彼之米不過上倉此之代彼起解又有
道路之苦者乎民知一易而數便具也此宜題者
二若夫昨赴部承狀之民張宗義者往返六次道
路之費宜足以傾其一家不題而更重之以撫按
之憤一命不幾立隕耶反覆展轉難爲一邑之苦
與是一人之命故復不辭瑣瑣賂瀆煩乞爲國爲
民細心疾苦濱海犂民咸獲聊生淵源所自敢忘

本傳

大司成周公名如砥字季平礪齋其號也公少起
孤露力學自奮每試必壓其曹已邠舉於鄉又十
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辛邠授簡討壬辰奉使榮
藩乙未分較禮闈旋移疾歸里戊戌補原官與撰
誥勅遷左贊善辛丑復入闈未幾以中允署司
業事癸邠副考南畿甲辰晉左諭德丙午頒

詔齊魯丁未進右庶子推祭酒己酉投劾歸迄乙
卯遂不起贈禮部右侍郎此公歷官始末也公爲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五

三百五十一

人嚴重寡言笑不妄許可入館後惟閉戶事觚槩
耻見要路人旣居講筵隨時啓沃多所補益當四
明盛時能奔走天下士公旅謁外不一造膝同館
區宮贊輩以迕時被詘公獨訟言其枉以是不爲
政府喜雖循資序遷名嘗居殿公夷然不屑也鄉
會三收士必取閎正端雅者樹爲儀的至今誦得
人焉兩典胄子首閑四維旁蒐六藝人謂履德清
淑如劉智設科有法如胡瑗經聖人師一時標譽
此公立朝大節也公里居之日絕跡城市郡邑大

夫罕識其面然桑梓利弊輒昌言中窾倭警驟聞
有欲遷卽墨營城避之者公條指要害保障所關
輕動非策議遂寢昨歲登寇猝起猶倚恃焉文廟
圯公請勞山廢材爲飭頡還舊觀歲儉道饑相望
公首發粟倡賑所全活無筭墨地瘠賦繁每代旁
邑償羨公屢請清額以甦窮黎故人子有客死輦
下者旣歸其骨復厚恤其家同年生得罪上官將
羅織致辟亾命詰公公審其寃避室居之因力營
解人又謂孔文舉孫賓碩不過也鄉賢毛文簡公

有定策功子孫單微無敘及者公白之於朝遂獲
世蔭塾師紀翁亡三十年周其家終身公旣伏闕
陳情上母于安人節孝事有 旨表其宅復爲伯

母孫孺人服心喪三年在南闈日念弟綸方殯卽
晝夜馳歸克襄乃事弟妹蚤世撫其孤至成立此
公內行大凡也公入仕幾三十年城居迄無一椽
嘗積奉置糴粥產因有力者爭畔遂讓爲甌脫生
平與元配張安人相莊如賓傍無姬媵布衣蔬食
蕭然如寒生其學以不欺幽獨爲主以簡默坐忘

爲樂不標名不樹異視榮枯進退如四時寒暑之
序淡如也公官至國師壽幾稀筭身沒之日朝野
惋惜以位不配德年未酬庸終致憾於霖雨之不
澍者亦可以知公品望繫人思者遠矣公長子士
臯甫登第卽卒次燂次熠皆翩翩名士能世公之
家

史氏曰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達如白傅亦作
斯語耶余榜同館者二十二人大拜者兩人而已
其踐卿貳者五人然馮仲好包汝鈿自以外遷至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七

三五四

余亦以藩臬入餘僅三叅端案三掌成均皆不及
中壽如我季平名位年齒又儕輩中之特出者也
憶在館下時息影花磚見季平侃侃獨步私相目
屬此異日正色立朝者烏知修文謝世已二十徃
哉對此茫茫奚但山陽隕涕而已雖然老子曰死
而不亡者壽請於公所著書窺一斑見公之全耳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十月之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 實錄副總裁年弟董其昌撰

本傳

大司成卽墨周礪齋先生沒有年華亭蒙陰二宗伯業爲傳不啻詳矣賢子京兆君復持見委余生稍晚登第後先生三紀餘媿不任傳卽傳何敢望二宗伯而先進衣冠之慕私自耿然聊復掇所傳聞附見焉傳稱先生舉南宮最爲許文穆激賞俛首多士自王文肅李文節而下咸器重先生獨沈文恭弗善也窮其故先生實跡絕相門又爲同館莊區二公見詘咄咄不平隙愈著余按區海目得

青藜館集

卷之四

八十八

三百五

謹略以詩酒過性亦踈脫詳董華亭別記中若長沙莊公天合官少詹駁嚮用矣屬有白雲慕自講筵特請急歸不審所見詘何等也詞林不輕詣政府禮數固然沈沈雖睚眦或不應苛細至是然攷沈在事時先生久不調泊如落落難合頗亦有端乎其後王文肅再召自田間李文節繼相二公故先生知己意拾級同升之際矣無何攻文節者沸起尋波及焉嗚呼世路巖危夷於荆棘其弗善先生者旣足滯先生飛騰而其雅善先生者亦無能爲

力且貽之累雲浮泡沫復何足云然觀先生所交
遊取舍若是稜稜風節具見矣先生於載籍鮮所
不窺詩若文質直溫厚蒼然古色同時于東阿文
定馮臨朐文敏並以嫺博著齊魯間先生與相鼎
立無媿性至孝少孤育伯母孫孺人所旣貴卽疏
揚毋節併及孫孺人勞困狀情詞酸楚幾軼李令
伯而上之余謂先生集最多茲疏獄獄第一云先
後凡三衡棘試再長成均學徒半天下侍講幄尤
多所發明念旣以翰墨爲職卽有竒安施乃陰爲

德於其鄉甚力歲儉首發粟倡賑會倭警聞或議
徙卽墨營城避之先生不可躬上記主者條折要
害且謂墨地瘠賦繁不宜代他邑償羨又爲之請
勞山廢寺材拓新文廟里中士感倍刺骨乃一二
豪有力猶有以數畝宅齟齬先生者亦可笑也先
生故嚴重生平無惰容戲語端坐嶒然或竟日不
一聞聲侍者咸自廢而蒙陰宗伯又云先生雖恂
恂儒者遇緩急乃奮然有烈士偉丈夫之概如代
毛文簡後人訟功及脫同年駱生以命中事咸恠

特將無一露其衡氣機乎惟馮文敏稱周季平是
聖賢地位人季平先生字也馮素善持論聞之焦
弱侯馮少墟二公亦謂信然余於是折衷羣說特
用國史例書曰萬曆某年某月國子監祭酒周如
砥卒贈禮部右侍郎如砥山東卽墨人繇己丑進
士改庶吉士歷今官篤學淵修確然醇正尤勇於
蹈義世恒以大用期之位不配德輿論惋痛

論曰讀國史至萬曆戊申己酉間未嘗不三歎也
於李文節何仇群攻之至累百疏併南北二司成

亦在螯中南爲余鄉林文簡北則先生或以枌榆
或以衣鉢抱蔓歸無一免者卒之身後論定何如
哉文簡遂起家至大宗伯惜先生止是抑攷先生
同館秩綸扉惟崇仁烏程兩公耳亦拂鬱不甚行
其志士君子樹立裒然勛名其寄焉者矣余故詳
敘先生事而於東阿臨胸蒙陰三君子遺旨亦間
錄焉夫誠海岱靈淑之氣駢鍾非偶而已也近乃
不數見何歟是在後之君子哉或曰子視子鄉前
輩良媿甚毋多言則余過也夫則余過也夫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纂修
實錄管理文官

誥勅編纂六曹章奏克

召對記注

起居注

經筵日講官閩晉江後學黃景昉頓首拜謨

青藜館集

卷之四

九十一

六十八

跋

先太史際會

神廟非謬聲

承明著作之廷讀秘書而班

侍從自

音藜館跋

啓沃外所親鉛槧大都

綠編代

口金玉耳相所欵咏撰述不

同而至於靈敷訓皆本

六經不苟一字至於子史

百家之書玄釋九流之貫
巾機蘭典之經風后盛
姬之錄靡不參微抉妙削
羣汰譎是以

片頰嚙字抄傳通洛同

青藜館跋

二

八十

館如

黃慎軒

董思白兩年伯更心折而目
攝之謂也

園郎者吾輩以所生活也

不孝考滔天遺恨欣不能
返魯陽之戈人日頌詩又弗
克附崔瞻之讌子茲

編澤惟有法於蒙陰公

周庭字士出白

青藜館跋

三

先太史門牆博竅貳負才
奪五氣飲水里源攀技
報本為

先太史較集凡三十有二
卷又謂篇次浩繁或難管

